

烟台故事·苏轼知登州功业⑫

苏轼登州的天赋四境

吴忠波



每当日月照上登州城垣时，苏轼那句“五日而去官，眷恋山海之胜”诗韵，便伴着海潮声回响。940年前的孟冬，这位视登州为第二故乡的州守，于短暂的任期和居留时间，用脚步和车辙，寻觅着天地大美、自然稟赋：丹崖托举的朝阳、仙阁镶边的云海、海岛（沙门）变幻的仙踪、海岸（莱州）躁动的雪浪……这些天资胜境，俨然成了他眼中最本真的天赋赐予，也化作瑰丽华美的流动画卷，得天独厚。

丹崖·宾日

冬晨微熹时分，崑崙山脉峦光层染，渐渐苏醒于东海之滨。元登州谷山日的崖壁上，可见远古先民的日晷刻痕，观日测影，敬授农时……这说明，登州自古便是东方日出的坐标，见证着与太阳的万年之约。

元丰八年（1085）的寒霜，被苏轼的马车碾过，在赴任登州的官道上，留下深深辙痕。他风尘仆仆，一边看景，一边手捧《尚书》注本，熟读《尧典》：“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旸谷；寅宾出日，平秩东作。”

驿站驻足时，他的笔锋在《东坡志林》上顿挫：“《禹贡》言，嵎夷在青州。又曰旸谷，则其地近日而先明，当在东方海上。”嵎夷即东方滨海今登州之地；旸谷，则是羲仲观测春分、恭迎旭日的职守之所。这里每年春分时节晨曦，正是羲仲手持玉圭，在此恭迎旭日的庄严时刻。

车帘忽被海风吹起，他抬眼望见途中《送杨杰》诗中描绘的奇景，已然在眼前铺展。原来九月在楚州（今江苏淮安），他遇到陪同高丽僧统游钱塘的杨杰，并赠诗。时杨杰任两浙路提点刑狱。

“天门夜上宾出日，万里红波半天赤。”诗中可见，海天交界处，金乌如熔化的铜汁般泼洒云霞，又似顽童将赤金丸弹入浪涛。其中，这里对泰山日出的描写，一直被誉状为经典。想必，苏轼在赴任途中的秋分时节，也会演绎“寅饗纳日”古礼，以表虔诚对天地，馈赠朝夕阳光。

知登州的短短任期，却让苏轼在蓬莱阁邂逅“宾出日”，记忆永恒。那日寅时，他披衣登楼，只见八角飞檐，切割着靛青天色，木构栏杆上凝结的夜露，暂且尚未消散。忽然间，海平线裂开了一道金缝，赤霞如泼墨般浸透到云层里。霎时，丹崖有了衬底，橘海烟波，光芒万丈。

他在《东坡志林》里有记：“眷恋山海之胜，与同僚饮酒

宾日楼上。”笔锋游走间，仿佛海浪闷响，拍打着海崖的礁石；晨曦光痕，流动于楼阁的琉璃瓦，绘成转瞬即逝的辉煌。

苏轼遗留的千年日影，总在历代诗文中重叠。元代于钦：“肠谷朝迎日，丹霞射海楼。”清代施闰章：“日初出时，一线横袤，如有方幅棱角。”此刻的蓬莱阁上，当代旅人正举起相机，等待苏轼目睹过的那个同样壮丽的瞬间。

海风带着咸腥，丹崖赤红如昨。只是昔年辉煌的宾日楼，其“寅宾出日”的使命早已式微，而化作无意识的“打卡”景观。难得华晨宇的《向阳而生》旋律，去年春天破天荒在海岸线上响起。让我们突然发现，胶东半岛的晨曦里，依然跃动着羲仲执圭、东坡挥毫时的那轮太阳。

蓬阁·云海

元丰八年，海东之风挟着初冬寒意，将苏轼的官袍吹得猎猎作响。此时，他登上马车，自密州刚刚启程，沿着蜿蜒的海岸线，向登州迂行。

途经东武（胶州）地界时，北海的寒风涌浪，与苏轼来了个盈怀、拥抱。忽见东旁峭壁如利剑出鞘，森然直指青冥，让他不由得勒马驻足。柳宗元“海上尖峰若剑铍”的诗句，蓦地涌上心头，“秋来处处割愁肠”的凛冽，此刻竟成他眼前的情景再现。

苏轼取出随身书卷，在《书柳子厚诗》后郑重题道：“仆自东武适文登，并海行数日，道旁诸峰，真若剑铍。”笔锋在“剑铍”二字上重重一顿，墨迹似乎穿透了纸背——京东山海的巍峨壮阔，就此在南方人温热的血液里，首次浇出冰冷之凉意。

风疾伴浪险，海途多奇观。忽一日，狂风自四面山上奔涌而下，泼洒天地。但见合抱之木，如醉汉一样摇摆，丛丛草木纷纷折腰；红萼绿萼，惊惶翻飞，蓊郁的草木香，被风揉碎。这场景被苏轼捕捉，印证了柳子厚的亲身经历：“震动大木，掩冉众草，纷红骇绿，蓊勃香气”。

待风稍歇，忽闻清啸破空，但见似雪羽般点点的海鸥，掠过浪尖，呜咽着鸣叫；翩若惊鸿的天鹅，引颈振翅，惊鸣着从沙砾间腾空而起。恍若刘梦得（唐代诗人）诗中“水禽嬉戏，引吭伸翻，纷惊鸣而决起”的画卷。自崂山滩至蓬莱湾，这出千年不辍的海天戏码，鸥歌鹭舞，正为苏公徐徐展开。

待到任登州，蓬莱阁成了他衙外公所，频频造访。某日

拂晓，他独倚朱栏，看北海在晨光中苏醒。浩渺烟波尽头，朝阳正将云海染成金黄色，恍惚有仙人衣袂，而飘摆其间。写过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的苏轼，此刻竟像初见大海的孩童，半个身子探出雉堞。

丹崖山下惊涛拍岸，其气势，不逊黄州“大江东去”的奔放；其鸣声，更似钱塘潮“玉城雪岭际天而来”。待到日影西斜，方才还雾锁重洋的海面，忽如神人挥袖，霎时云收雾散，唯余万顷碧波，紫青铜镜般地呈现，平铺天际。

最奇的是，十月晦日（也是苏轼观海市之日）那场邂逅。他正俯身凝神远眺“凡五岛”，忽见海天交界处，现出数粒黑豆之影。“海舶至矣！”随行吏卒话音未落，那些黑点渐成帆影。不过一袋烟的工夫，海船竟已驶到阁下。

苏轼急取笔墨，在《蓬莱阁记》中记下这奇幻一幕：“登州蓬莱阁上，望海如镜面，与天相际……”透过窗外翻滚的云海，他的目光已穿透千年——这哪里是在描摹山水？分明是他平生宦海沉浮，此刻在素宣上，荡起波澜。

呜呼！苏轼自《乌台诗案》至黄州贬谪，再从常州到登州，“袖中有东海”，彰显了山海孕育的胸襟、气量。“日与山海对”，何尝不是这蓬莱丹崖海浪淬炼而成的从容、底气？

海岛·仙境

早在接任登州知州半年前，苏轼便已在词作中神游过蓬莱。元丰七年冬，泗州驿馆，冰花贴窗。苏轼呵开冻墨，笔锋在宣纸上跳跃。一阙《水龙吟》，竟然鬼使神差地提出缥缈之问，“古来云海茫茫，道山绛阙知何处”。

苏轼望着窗外飘雪，仙境便浮现在墨迹中：玉霄峰上东望，蓬莱隐现于霭霭云气之中，仙驾风驰，八表神游。词末葫芦“待垂天赋就，骑鲸路稳，约相将去”。就这样，他的梦想竟在半年后化作现实。

一日，寒风掠过蓬莱阁的墙檐，苏轼正扶着朱栏极目远眺。“登州下临大海”处的丹崖，便成了他“目力所及”的寻仙之地。此时，北海在他眼前铺开万顷琉璃，“凡五岛”如散落的青螺，浮沉于碧波之间。

最近处的沙门岛，嶙峋如铁，远处的大竹、小竹、车牛（由）、砣矶诸岛处，却笼着紫雾。诸岛浪涌时，仿佛在缓缓游移，时隐时现。“真神仙所宅也”，是他对“凡五岛”寻仙的称谓。岛上石芝丛生，奇花异草茂盛，又多“五采（彩）斑斓”

美石，成了他对神秘海岛的描绘，不可名状。

熟读《史记·封禅书》的苏轼，此时忽然轻笑——这不正是方士们鼓吹的“三神山”吗？只是少了那些妄语：“金银为宫阙。”

十月晦日（末）晨，海雾尚未散尽。苏轼裹紧鹤氅再登丹崖，屏息凝视，忽见海面霜雾中，浮起山形云影，蜃气如纱，云霭若幻。常见的凡五岛，忽然幻化出“重楼翠阜出霜晓”的奇观。

他不由按住身旁惊诧的属官，“此乃《天官书》所谓：海旁蜃气象楼台，广野气成宫阙然；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”也。但见云涛吞吐间，也仿有《列子集释》卷五《汤问篇》之玄机：“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，常随潮流上下往还，不得暂峙焉。”

砖垛上的露水浸湿了袍袖，阁上观海寻仙的苏轼，时而俯察实景，时而仰观幻影。虽然无法用当时的学识解释这种现象，但他确信：蓬莱独特的海天气象，正是仙境传说的源头，更是秦汉寻仙的始作俑者。

这种虚实相生的体验，让他更懂秦皇汉武的求仙之举。如，他在《过莱州雪后望三山》中云：安期与羡门，乘龙安在哉。茂陵秋风客，劝尔麾一杯。帝乡不可期，楚些招归来。

当海市蜃楼浮现的刹那，词中“骑鲸路稳”的想象，与眼前“云海空复空”的实景，终于合而为一。正像他在《乘槎亭次韵》中所说：“人事无涯生有涯，逝将归钓汉江槎。”望海如乘槎，透过宦海沉浮，体悟人生真谛。这不仅解开了他心中的仙境之谜，更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神游。

莱州·雪浪

登莱的雪，自古便是诗人们笔下的常客。当第一片雪花悄然落下，整个胶东半岛便化作一幅素宣，任北风挥毫泼墨。而海浪依旧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岸礁，雪落无声，浪涌如雷。天地间，静与动，最极致的景象在此刻奇妙交融。

元丰八年冬，苏轼踏雪离任。莱州道上，薄雪初霁，他勒马回望，写下了《过莱州雪后望三山》：“东海如碧环，西北卷登莱。云光与天色，直到三山回。我行适冬仲，薄雪收浮埃……”

诗中道尽了登莱冬雪的神韵——细碎的雪花像筛子般滤尽尘埃，将山海装点成琉璃世界。黄昏时分，风驻雪停，暮色中的海天界限渐渐模糊，唯有雪光与浪花还在窃窃

私语。

这雪，是登莱最负盛名的印记。北宋时期，孔平仲笔下惊叹“闻说登莱雪一尺”“满天吹过玉纷纷”（《闻登莱大雪》），韦骥诗中“黄桑犹半在，白雪已交飞”（《九月二十二日黄县道中遇雪》）的早寒，都在诉说着这片“雪窝”的独特。

而苏轼眼中的雪，“薄雪收浮埃”“黄昏风絮定”，更添几分哲思——那覆盖山川的素白，恰似他的初心，欲为百姓涤荡积弊；那收尽浮埃的澄澈，正是他的赤诚，宦海沉浮后的依然坚守。

海浪汹涌澎湃，从来不甘寂寞。曾巩在《西楼》里将其比作“海浪如云去却回，北风吹起数声雷”的云团。苏轼则看到了另一番壮阔景象：“参差太华顶，出没云涛堆。”时而又如太华峰顶刺破云海，时而又被浪涛吞没。

雪浪相激处，迸溅出千点碎玉。这变幻莫测的云涛雪浪，恰似他此刻的心绪。他以天海互映之景，暗藏宦途归程中的复杂心境。雪浪交织的意象，既被神韵凝练出蓬莱地标，也镜像投射了其精神世界。

暮色中的滨海路上，当网红们举着手机追逐“有海有雪”时，苏轼却早已笃定“日上红波浮碧岫，潮来白浪卷青沙”——此为“清谈美景双奇绝”。这让人想起苏轼《过莱州雪后望三山》里那个更丰盈的胶东——诗人用狼毫蘸取浪花与雪絮，在赴京官道上绘就的壮卷，天海相融。

那些飘落在诗行间的薄雪，至今映照“五日登州府”的赤诚；云涛间若隐若现的仙山，仍托举着他的孤怀：“归去先传《乐职》诗”。

当海平线吞没最后一缕霞光时，突然懂得他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旷达，原是看尽沧海桑田后的通透。其实登州的馈赠远不止于此，苏轼早已在《登州谢上表》等文章里写下密码：

“宾出日于丽谯，山川炳焕”，是破晓时分的震撼；“出没涛中，真神仙所宅也”，是渔舟唱晚的玄妙。那些被浪涛摩挲了千年的石刻，仍在讲述着安期生与羡门的传说。而苏轼，不过是把这片山海的姿态，化作了永恒的诗行，以供我们传承实践。

如今我们解开他的审美密码，依然能触摸到这片土地跳动的文脉。云海、雪浪、宾日、蜃影，这登州四重天赋，不仅是今人对古登州文化的鲜活切口，而且是苏轼留给烟台的文旅资源宝藏，值得深度借鉴，发扬光大。